

# 画扇消暑

■徐惠林(湖州)

大蒲扇,是年少乡村夏夜的陪伴。晚饭后门前榆树下支起一竹榻或凉席,一缸子大叶粗茶摆好。躺下,蛙叫从南塘岸、西田垄传来;药师它的晚唱从高耸椽树上渐歇,代之而起的是东侧篱笆上纺织娘的新升歌吟……如此随意自在,遥看树枝又间露出的半个月亮,星星在不停眨眼,人,便神思天外。而手中的蒲扇,如机器人般自觉节奏摇起。突然,停住,片刻后向身体某个方位“啪”一记打去——驱赶那叮咬的花尾蚊子。而如果村口乘凉夜归,路过村西哪户农院听得噼啪噼啪扇拍声,八成是罗大爷讲故事娃子们入了谜,一段结束后汗津津才想起蒲扇摇风来,但也许是听了什么妖魔鬼怪而拍扇壮胆。

不知何时告别了大蒲扇,在如当下暑热的七月中,右手握上了一把折扇。“唰”一声打开“呼”一把收拢,样子感觉挺潇洒,但招风却不力,如那田头流汗的农人慢品工夫茶不过瘾,我也得装着、撑着,谁让自己已在城里操起了文字营生?雅士么,人家诸葛亮还羽扇纶巾呢,你不见戏曲或连环画里,江南才子都是手摇折扇满口斯文的。只在偶一个回首往昔会羞愧莫名,初中观音桥中学念书那会儿,我用课文中《水浒传》白日鼠白胜唱词,讥讽街上那位对我们很友善的



唐 阎立本 步辇图

同学:“赤日炎炎似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实则,我们羡慕了他父亲省城出差给他带回的那柄折扇,一面有好看的毛笔字,一面是松竹梅图画。

在中国,很久以前就出现了扇子,所谓“黄帝作五明扇”。西周时有“羽扇”,到了汉代有“纨扇”。团扇在宋发展快速。折扇则是明朝人从日本引进。

乡居蒲扇不外借,理在“同此凉热”,要借戏谑“等过八月中”。秋后的蒲扇一个个受冷落,概因没“以文化之”,功用只局限于此。如能转化一番,情景会完全不同。唐代阎立本《步辇图》里,为了凸显唐太宗壮硕、深沉与凝定的至尊风度,护侍的宫女们被画得十分娇小、稚嫩。太宗头

顶上,交叉的伞扇与宫女身体一般大小,“扇”,一旦被仪式化,就成了政治“礼器”的一部分。它还是观赏艺术的载体。某年友人从奈良带回一柄折扇相赠,袖珍而精巧,其美不可方物。书橱里陈设,一如孔雀开屏,隔着玻璃之映射,时光深处你常常能感受它异国浮世绘的浓郁情调。

“动摇清风,以御炎暑”,俗称“芭蕉扇”的蒲葵扇,因其廉价和简朴易得,天然具有亲民性。但因着电扇、空调普及,如今乡间也不多见,它们多“逃”进了国画里,大蒲扇因此有了另一番情趣和韵味。

任伯年先后为吴昌硕画过四幅肖像,其中一幅《蕉荫纳凉图》,吴昌硕闲坐竹榻,袒胸露臂,身体微微左倾,左臂支在一

堆古籍上,手中悠闲地拿着一把芭蕉扇——闲适、坦荡、平实,想必这就是晚清艺术消暑的最佳姿态。看着看着,便就觉着莫名凉快了许多。

看过无数成扇,郑板桥、金农、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杰出者不胜枚举。也寓目诸多国画中的“蒲扇”,相较起来,还是喜欢齐白石、丰子恺的。它们能让你感受到一种气息,像是乡村之晨从菜地回来,身上仍留存田园的那份清新,鲜润。齐白石的《扇子苍蝇》,展露平民生活的素朴,俗也俗得自然本真;丰子恺的《瞻瞻底车——脚踏车》,孩子的稚拙灵顽后也让你看到画者的未泯童心。我还喜欢陈师曾的《清茗梅花》,蕴藉文心、书卷气,更有一种精神格调在。20世纪初,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倍受攻击,陈师曾挺身而出,高度肯定文人画之价值,并以自己的绘画实践坚决维护文人画的地位。一个世纪过去了,今日全球化时代,信息爆炸、商品席卷,炎夏热昏中我们应有一份必须的清凉、冷静。

暇时,偶也濡墨挥毫,涂鸦自娱。无论是文人写意,还是宋元写实,我想至少我们不能丢弃传统,并在传统的内部寻找革新方法。画几把扇子,无论是否写出新意,汗流浹背中也心静神怡,两腋生风,真亦确呼:写把“纸扇”也解暑呵。

# 郁雯的话语与画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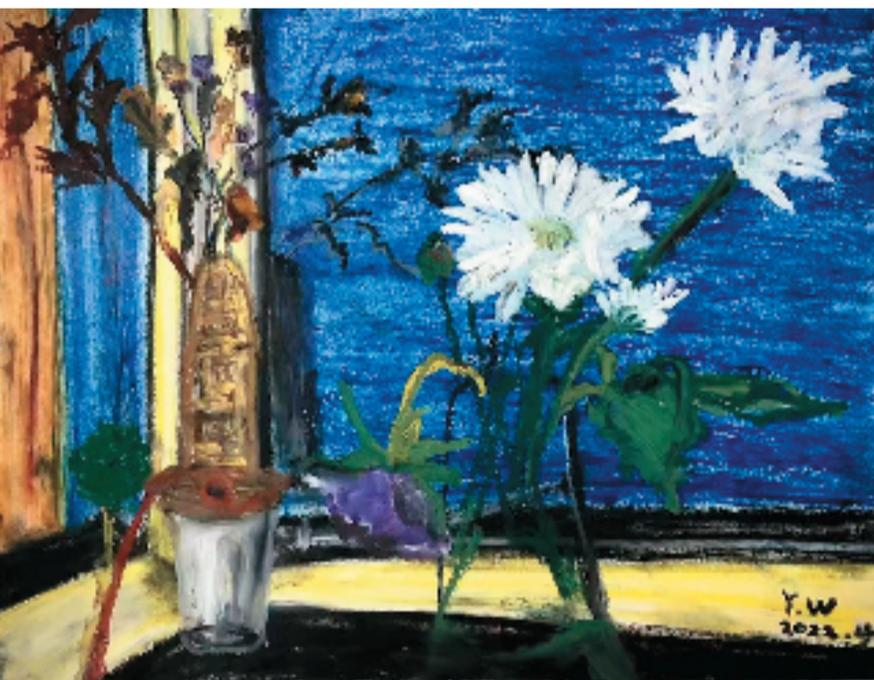
■刘一丁(杭州)

“每一个人/偎倚着大地的胸怀/孤寂地裸露在阳光之下/瞬息间是夜晚。”

这是意大利著名诗人夸西莫多的一首抒情诗,郁雯很喜欢这首诗。郁雯也是诗人,从八岁起就开始写诗了,目前已经出版了两部诗集,《炎热的谜》和《美与罪》。她还是一位小说家,写的都是长篇,自从处女作《每一棵树都很孤独》出版后,又出版了《北京电影学院》。上个月,漓江出版社推出了她的新长篇,书名就叫《瞬息间是夜晚》,是的,来自夸西莫多的诗句。

我已经读过这部新出版的小说了,而且觉得《瞬息间是夜晚》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部描述人类灵魂与普通人性的优秀小说。该小说构思独特,结构严密,语言诗意,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和理性思考。小说似一面闪亮的镜子,将你我、他映照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我们瞬息间认清了本质的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小说中,作者没有任何一点批评指责,却剥掉了我们身上虚伪的外衣,暴露出我们丑陋的内心;没有一句低俗描述,却展示了灵与肉的自然和谐,发掘出人类情色的纯真善美;没有一段矫饰说教,却打动了我们混沌的内心,引导我们走向黎明。

要说郁雯仅仅只是诗人或者小说家,那显然是片面的,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经出演过多部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受到许多观众的好评和喜爱。不过,她更愿意做一个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写



郁雯 花卉

诗、写小说,写自己的思想,写自己思想中的世界。也许,今后会有人出现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成为一个演绎者,一如当年的她抑或未来的她出演于别人的作品中。我想说的是,在其文学作品中,我们透过抽象的文字,除了收获感动,还有极多的画面感,而这些画面原来主要是画家们的专利。于是,我们在诗人、小说家和影视演员之外,又看到了不同的郁雯——一位画家,作为画家的郁雯。

郁雯画画看似很随意、很率性,但是内中却总是澎湃着一股强烈的热情,这种意念的积压与释放在形式上就跟写诗、写小

说是一致的。所以,她似乎只是在应用一种传播的载体,重要的是倾述内心的话语。她的画作涉及国画,水彩,水粉,油画,也会偶尔因陋就简地操起铅笔用穿插的线条和符号写意一番。当然,作为画家时候的郁雯,她的话语隐藏在画语之中。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郁雯的绘画作品,你我他的感受可能真的就是不一样,不过,我们肯定会有收获。

最近,郁雯在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组作品。比如油画《不再是原来的风景》,画面被一条朦胧的界限分成了两个梯形,上方的石拱桥与柳树几近写实,青绿

的湖水荡漾着碧波,蔚蓝色的天空飘着彩云。远处的湖中遗留着古老的简易码头,模糊如梦境。柳树梢头悬挂着莫名的饰物,说不清是缠绕的风筝还是随风飘来的枯枝树叶;下方的岸边则用冷暖的色调构成完全抽象的图案,两个透明的扭曲的人体,白色、紫色、黄色、绿色、蓝色,以及它们的混合色构成的点线面像是一片彩色的灵魂在混沌的地表碰撞与融合,这是幻觉或者梦境中的多维意象在平面空间的浓缩表达。

其大部分作品将现实世界一些看似无关的物体组合在一幅画里,这种“达利式”的超现实主义绘画给观者带来了丰富的联想,画家想要表达什么?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心里想到了什么?如此等等。

美院老师对郁雯油画的评价也很高,但她说自己并没有学过美术,说画就画了,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显然,她在绘画方面具备了与生俱来的认知,在思想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直觉主义的深刻影响,而在技法上旗帜鲜明地展示出野兽派式的夸张与奔放。寂寞就像一团火,也许诗歌和小说尚不能满足心灵需要的时候,郁雯不得不用绘画来补充和延伸。

“他走出来/从她的心里/坐在对面,倾听她的话语/她险些失去控制/一伸手,他抓住了她。”

这是郁雯在2011年的《亚当与夏娃》中写下的一段诗句。如今,绘画已经抓住了她,并且坐在对面倾听她话语。